

天下至尊



# 童淫域血

李浮著



## 内容简介

裘姑失踪了。

多少人，垂涎她的美貌。多少人，多少帮派，觊觎她身上带着的诸多武林至宝。

武林盟主为她担心，派出高手四处寻觅，而此时她却正在一个世人罕至的险峰绝顶，被迫无奈地，练着许多高深的武功。

那许多邪恶的血，顺着她的湛龙剑，一路滴下……

当她卷入爱的漩涡，渴望爱的甜蜜的时候，等待着她的，却是曲曲折折，诸多不如意。

裘姑爱恋着的那个魔童，终于练成了天玄神功。武林面临的腥风血雨……

但魔童心中的爱，会给谁呢？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天玄幡不翼而飞飞何处 ..... (1)
- 第二回 玉面女寿辰惊变闯江湖 ..... (100)
- 第三回 探皇宫宿老愈思长相守 ..... (216)
- 第四回 斗淫徒裘姑设计驱恶僧 ..... (270)
- 第五回 伤女无踪凡夫难知天下事 ..... (349)
- 第六回 奇峰有路绝人异禀怪传功 ..... (418)
- 第七回 青春一逝走遍天涯无觅处 ..... (495)
- 第八回 受囚学武高手来袭亦无妨 ..... (543)
- 第九回 人心鬼域随处刀光剑影 ..... (581)
- 第十回 父辈前仇何必各奔东西 ..... (666)
- 第十一回 暗施毒计自家烧成白地 ..... (718)
- 第十二回 各怀鬼胎转瞬皆落伤亡 ..... (781)
- 第十三回 东施效颦自封盟主成何用 ..... (841)
- 第十四回 晓以大义黑白二道共一旗 ..... (891)
- 第十五回 玉面娘娘厮杀过后自有真情在 ..... (941)
- 第十六回 三手通圣医生扮罢又查路边尸 ..... (991)
- 第十七回 孪生姐妹命运多乖凭缘份 ..... (1041)
- 第十八回 倩女幽怀纵有豪情也相思 ..... (1091)
- 第十九回 图谋画饼狼牙狗爪鸟兽散 ..... (1141)
- 第二十回 天玄功成展翅乾坤作鹏飞 ..... (1191)

子身子平飞出门，门跟着关上。

这一下把裘姑气得咬牙，废然坐下不动，想了一下，想出一个报复的法子，她摸出两支镖，扣在手中。

赵橛子开门进来，她端坐不动，等他摆好菜饭埋头吃时，她猛地一扬手，二镖飞出，她同时身子纵向石凳后五尺，心中一阵喜悦，但一刹那间，她脸上全变成惊楞之情。

她也没看清赵橛子怎么一来，嘴上咬住一镖，筷子夹住一镖，他嘴一吐，筷子一松，像吐出和捡出两粒砂石一样，两镖落在桌上，还用筷子向旁拨一拨。

他又继续低头吃饭，犹如无事发生过的样子。

裘姑倒吸一口凉气，顿感到自己武功之低劣，气度之狭窄，作风之恶劣，反观赵橛子，替自己疗伤补身之恩不谈，这三天来，除了给自己苦菜吃和白天把自己关在房中之外，那一件事不是光明正大，清清白白？自己连番偷袭他，他不但不报复，并且连怒颜相向也没有，自己怎么变到这步田地？

她连日来对赵橛子和对世人的恶感和恨意并未消逝，但这时已压在心底，一番新的境界在它上面展现，她发现自己一下子工夫，已能安静处逆境。

赵橛子吃完走后，裘姑坐下吃，这一回她觉得菜的苦味对她已不是太大的负担。她想：这次我一定要把菜吃光让他看看。

这顿饭吃完，她没有苦得流泪，只是淌了些汗，脸上

的表情也好了些。她对自己感到一阵满意。

她打定主意下顿起与他同时吃，免得遭他小看了。

午间，赵橛子进来，手上还拿着几本书，他摆上菜饭，也不招呼裘姑，动手就吃，裘姑也不理他，自己拿起筷子也就吃。

裘姑吃到一半，突然赵橛子一抬手，筷子朝她双目戳来，变起猝然，那及防犯，心中一寒，闭目待戳，隔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睁开眼，见赵橛子筷子正夹着一块肉朝口里送。她无名火起，骂道：

“我刚刚以为你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侠，原来竟是一个专门练习暗算别人的小人！”

赵橛子道：

“都是你自己喜欢东想西想，一下子以为人是这样，一下子又以为人是那样！我几时向你说过我是大侠？”

裘姑骂道：

“你是小人！”

赵橛子道：

“我也没说过这话。”

裘姑顺口骂道：

“你是鬼！”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对啦！是个玉皇大帝和阎罗王都管不着的野鬼。”

裘姑气得不再骂，低头吃饭，吃了几口，赵橛子筷子又如飞戳来，这一回裘姑却不再闭目待戳，她头一偏，举

起右手筷子，一架格住。她正又要骂，赵橛子收回筷子，笑道：

“不错，学得很快。”

她惑然不解，楞眼瞪他，他道：

“武功进入化境后，周身各部都能自然御敌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你睡觉中，有人向你臂上打一拳，你臂受击的刹那间，会自动运劲抵挡或闪避。”

他话刚完，筷子一动，一块肉飞来，裘姑筷子一竖夹住，他笑道：

“好，已近道矣！”

他状极高兴，很快吃完，道：

“练武练到后来，不光是用手用脚用身子练，还要用心练，这一点练不到，就休想进到化境。”

裘姑把几次暗袭他的情形回想一下，知道他说的全是至理。这时觉得，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是好人是坏人，但他是个奇人。同时感觉到，仅管自己不喜欢，恨他，但无法轻视他。

下午，裘姑拿起赵橛子放在桌上的四本书，下面是个纸包，打开看，原来是两个蜡烛和点火之物。她点上蜡烛，一本书是北宋“西山散人”写的“百官图”。一本是南宋“傀儡生”写的“丛生相”。一本是明朝“中原遗老”写的“人间世”。一本是元朝“华阳子”写的“璚林写真录”。

她先翻开“人间世”看，里面首先描写宫中生活如何骄侈淫逸，官吏如何酷贪奸恶，她一气丢开，她没有想到

自己祖先原来是这样的。想要不相信，但书中事事描写得活龙活现有根有据，不由得不相信。

她又翻开“武林写真录”，才看了页，眼皮沉重。她三天未曾好好睡过，颇为困倦，就又伏桌打盹。

她梦到自己是明朝一农家女，家赤贫，母亲去世时，无钱安葬，向乡中财主借了四两银子，后来父亲又卧病在床，那财主时常登门讨债，声言如果愿做小妾，他不再讨债，并立刻给她父亲请医生看病，如不答应，立刻追讨银子，还不出银子，就以身相抵，那财主就是司马华伟，这天他又撞进门来，伸手要抱她，她站起来向后退，手指他叫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裘姑一惊醒来，赵橛子正提着篮子，站在桌子对面，而自己也不知道是在甚么时候？已经站在凳子后面。

赵橛子一面摆菜饭，一面说：

“你悟性极高，我才告诉你不久，你就已经心领身受，能在睡中遇敌而醒，并且还能起式对敌。”

裘姑不响，心中仍在回忆梦中情景，这是她第一次梦见司马华伟。她想：不知道他现在在甚么地方？

突然赵橛子筷子一动，一块肉飞来，她不暇思索，举筷子夹住，送入口中，一边吃，一面继续想，他刚才是不是也在做梦？会不会同自己是同一个梦？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不错，不错，接住暗器后还能不中断自己思路，已经很难能可贵了，你进展之快，真是惊人！”

一顿饭，赵橛子时常用筷子投肉，每次裘姑都能用筷子接住，到末了，接住肉往口中送时，自然得就如同是从自己碗中夹起来似地。

饭后，她又到温泉池旁，一个更次后寒风又来，她回到石屋，现在起，她已经不再有偷袭赵橛子的念头。

她点上蜡烛，翻开“武林写真录”，看不到一页，睡意重来，她想不睡，但太过于困乏，最后还是熄灯伏桌打盹。

刚睡着，赵橛子一声大叫，把她惊醒。她见他犹在原处熟睡，以为他是在梦中大叫，遂不以为意。

她又伏桌而睡，才睡着，赵橛子又是一声大叫，她知道他是故意如此，她想骂，一想骂也无用，于是又点上蜡烛看书，不久，又不知不觉伏在桌上睡着，灯也未熄。

“巴嗒”一声，她又被惊醒，灯光下，一支“燕尾镖”正在桌上。

极度困倦，刚睡着又连连被故意吵醒。她心中甚是烦躁，操起“燕尾镖”随手丢去，赵橛子伸手在空中一托，镖由洞口飞出去。

裘姑更是暴躁，一气之下，也是大叫一声，想把赵橛子吵得不能睡，但他丝毫不动，照睡不误。

她又连喝几声，还是没用，她气得暴躁如焚，恨不得咬他几口才甘心。

她一下子站，一下子走来走去，一下子坐，没有片刻安宁，心里也无法想任何事情。最后实在累得不堪，才坐

下不久，立刻睡着。

又是“巴嗒”一下把她惊醒，一看，桌上又是一支“燕尾镖”。她暴躁得想杀人放火，也想大哭大叫，她牙关一咬，冲出门去。

外面寒风怒吼，大雪纷飞，她跑到温泉边，一下子跳进池中，热遍全身，心神也慢慢平静下来。

起初舒适异常，不久感到水热不适，最后热得难当。勉强支持一会儿，爬起就向石屋跑，她不敢稍停，怕冻坏身体。

到了石屋里，她也不敢坐，不断走来走去，尽量运动逼出热气，抵消衣服的湿凉，不使之冻结住，并且将之暖干。

天亮后，赵橛子出去，回来时一手提篮，一手把一套虎皮衣裤，掷到石床上。

吃饭时，裘姑一边吃，一边冷得发抖。她愈想愈火，抬头骂道：

“夜里你发甚么疯？你自己不想睡，别人可要睡。”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你夜里几时睡过觉？”

裘姑怒骂道：

“你是瞎子？我不是伏在桌子上睡吗？”

赵橛子道：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你搞错啦！在‘如意峰’上，只有躺着才算睡觉，你伏在桌上，我以为你在胡思乱想，才同你

开开玩笑。”

裘姑怒道：

“躺下睡？这间鬼屋子里，那处能躺？”

赵橛子手一指，道：

“那不是现成的床吗？”

裘姑骂道：

“活见你的绝子绝孙鬼！那能叫床？那上面能睡觉？”

赵橛子道：

“那不是床是甚么？不仅是床，并且是上等床，普天之下像这样的床，只有这一个。你真是有福不会享，唉！”

裘姑哼了一下，道：

“上等床？大概只有你这种绝子绝孙的人才叫这是上等床，才睡这等床。”

赵橛子不再说话，低头吃饭，饭后临走时，淡然道：

“我的武功一半是睡这床睡出来的。”

裘姑睁大眼睛，讶然问道：

“睡这床能睡出武功来？”

赵橛子点点头，道：

“千真万确，我师父也是这样。”

裘姑更是讶然，问道：

“你师父？你师父是谁？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门已关上。

裘姑对门怔了片刻，回身看看床，这床能练功？

心中感到奇怪，身上却感到冷冻。拿起床上虎皮衣裤

看看摸摸，觉得赵橛子有些地方虽是古怪，可恶可恨万分，对自己的照顾倒是蛮周到。

她脱下身上湿衣，穿上虎皮衣裤，打量一番，颇觉有趣，寒意才去，睡意大起，她伸手摸摸床，觉得实在无法睡，她猜不透如何使用这床练功。

她坐到石凳上，刚要伏在桌上时，猛地想到，我如不去床上睡，说不定会遭他小看了我。我裘姑岂是能让别人小看的人？

于是她起来，到床边慢慢坐上去，慢慢躺下，咬着牙忍受，身下倒也罢了，头却是万难支持。她下床把四本书拿来当枕头再躺下，咬着牙，双掌平着微微用力按着床，分担一些身子重量，心中想道：这怎么会睡得着？

但她已过于困倦，很快就沉沉熟睡。

她梦见胡选，在一片荒原上，胡选夺下她两把剑，点中她背上小麻穴，几招后，又溜到她背后点上她背上一大麻穴，她倒在地上后，胡选把她背上麻穴全都轻轻点上，然后站在她前面得意洋洋。

她满心焦急，但全身丝毫动弹不得，胡选更形高兴，哈哈大乐，伸手要来摸她脸，她急得要大骂大叫，但不知几时自己已成哑巴，大惊之下，急出一身汗，倏地醒来，发觉原来是南柯一梦。

睁开眼，赵橛子正站在床前，笑嘻嘻望着自己。她动身想起来，一用力，全身都已麻木，她大惊，瞪住赵橛子，骂道：

“无耻老贼，你骗我睡这床，原来你是要趁我睡着时点我周身穴道，现在你敢动我身上一根毫毛，我如生前杀不了你，死后一定勾你的魂。”

赵橛子不语，伸手抓她肩头，扶起她身子，她大气大急，骂道：

“你……你敢——”

话未了，她觉得背上穴道全解开，赵橛子退到石凳上坐下吃饭，她怔怔看着赵橛子，随即动手摸摸床，这才省悟得是自己睡得太熟太久，背上穴道被床上凸出之尖端闭上，赵橛子是来解救自己的。

她虽不向他致歉道谢，但她面色和气了一些。

她下床同他一起吃饭，吃到一半，赵橛子筷子一动，一块肉飞来，她举筷去夹，竟未及夹住，呼的一下，擦耳飞过，虽不痛，是热辣辣的。

裘姑怒眼一瞪，道：

“你又打人？”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前几天我是要你随时留心暗器，今天我把手法加快了，天下用暗器的人以为只要在暗器上加了毒就够厉害了，真正暗器打得好，不必加毒，而是要发得快，打得准。”

裘姑冷冷道：

“你手法是快，但并不准。”

“准”字才完，赵橛子筷子微动，一块肉已飞到，别说用筷子夹或偏头闪避，就是看，裘姑也未看清，肉已恰恰

塞在她上下牙间。

裘姑火起，伸手抓一块肉避头摔去，赵橛子头一偏，右手往背后一来一往，筷子上已多了一块肉，送进口中，低头慢嚼。

裘姑火得放下碗筷，两眼盯着他，他咽下肉后，心平气和对她道：

“谈到接暗器，怎么接都可以，但如果你身上没有暗器，又想接住对方暗器用来还打对方，你在面前接住，对方心中会有防备，如果侧身避过对方暗器，而伸手在身后接住，不被对方看见，再用来打对方，更收出敌不意的功效，至少也会吓对方一大跳。刚才我怕你生大气，所以接住肉就吃掉了，没有用来攻击你。”

裘姑不响，也不吃饭。赵橛子走后，她点上蜡烛看书。先看“人间世”里面先是描写皇室和官吏个个是恶人，接着叙述老百姓人人也是可恨，她看得心燥，一气丢开。

她呆坐了一阵子，又翻开“武林写真录”，里面讲江湖上黑白两道的人，练得三招两式，正经事一点不干，天天光为了自己一点万字儿东打西斗，败了的人又是不断练功报仇。

她也看得心烦，丢开站起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倦了想伏在石桌上打盹，心中焦燥不宁，又睡不着。

她恨这石室，不管原来如何感激赵橛子，也不管是如何暗服他卓绝武功，这时对他是恨透了。本来最近以来对世上人们已产生恶感，看了一部份“人间世”“武林写真

录”后，更是厌烦、憎恨。

赵橛子送晚饭来时，她不吃，也不说话，赵橛子吃到一半，她走出门，到了外面，觉得全身都发闷，胸间更是闷得紧，于是不由自主地大啸两声，觉得舒畅些，她又大啸几声，觉得更舒畅些，则时也觉得中气比以往充沛些，接着就动手把裘庄主精心独创的“影子拳”施展开来。

裘姑到此以后，这是首次练习拳脚。这次倒不是为了练武功，而是因为气闷，所以施展出后，愈是快和用力，身上和心中愈是感到舒畅，舞到后来，就如同发疯一般，但声威之大，倒也是以前未曾有过。

最后一招“携影归去”使完，精疲力竭，一跤倒地，神智稍定，起来狂奔，到温泉边，脱下衣裤，朝池中就是一跳，浸在水中不动，一直浸到奇热难熬，才出来等身上干了，穿上衣服，朝石屋走。

朔风凛冽，雪花乱舞，她到石室时，身上全是雪。赵橛子已睡着，石桌上有个杯子，里面装满了非酒非水非汤的东西。裘姑感到口渴，一口气喝完，哇的一下赶快吐出一口，奇苦难当，心中暗骂，这家伙从那里找来如此苦的东西，她抓起杯子就想朝他丢去，想了一想又放下。

夜间每当她伏桌打盹，他就怪叫。她疲倦不堪，烦躁更剧，憎恨人之情更深，冲出门去，躺在雪地上，任凭雪花飘落，凭凭寒风刺骨，她咬牙强忍，起初还想到恨石室，恨赵橛子，恨世人，渐渐甚么也不知道了。

醒来时，她觉得全身不能动，只有头还可以动，四周

昏暗并且有墙，上面有顶，她明白是已躺在室中床上。

赵橛子开门进来，把东西放在石桌上后，来到床前，扶起裘姑，解开她背上大小各麻穴。

吃饭时，赵橛子道：

“这一觉睡得不短，现在这顿是午饭。”

裘姑不响。

赵橛子道：

“在雪地上露天睡觉，你现在还不行。我师父练了十五年才办到，我练了整整七年，你起码要练五年。”

裘姑冷冷道：

“也只有绝子绝孙的师父，才教出你这样绝子绝孙的徒弟。”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你骂得不错，我这位师父确是绝子绝孙。”

裘姑本想问他师父是谁，但不愿同他多说，遂忍住，只顾低头吃饭，吃了一口，突然问道：

“你那鬼师父还在人间不？”

赵橛子笑道：

“我那鬼师父早已到鬼门关去啦！”

裘姑道：

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赵橛子道：

“你爹爹今年六十一，我比他大十岁。”

裘姑冷冷道：

“你也早该死了，世上也可以少一个大恶人。”

赵概子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你别催我，我早活腻了。等你下峰后，我就想个法子去死。”

裘姑道：

“诚心要死，简单得很，明天你送我下峰，然后你就回到峰顶朝下一跳。”

赵概子道：

“别忙，别忙，你也别急于下峰，我也不忙死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没有把你折磨够呢！”

裘姑这一下并不掷筷摔碗，只是鼻子哼一下，道：

“姥姥岂是怕折磨的人？你有甚么法子就尽量拿出来吧！”

赵概子道：

“真的？”

裘姑道：

“姥姥还会怕你？”

赵概子道：

“好，从今夜起，你每夜要睡在这床上，如果你办不到，就算啦！”

裘姑道：

“你用不着激我，你能办到的事，我裘姑绝不含糊。”

赵概子道：

“要是你中途而废呢？”